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在有关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吴良镛的报道中,又提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是他们一起共同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生追求“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的吴良镛,当听到梁林故居被拆想必会痛心疾首,不为师生情谊,也为违背他的建城理念。

吴良镛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先是缘于他的学术成就。诚如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一句评价:“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当公众的目光投向这位建筑界的翘楚,笔者希望更多地关注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

因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了吴良镛。尽管吴良镛谦逊地说“我的作品不多”,建筑界的业内却说:“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吴老北京最经典作品当数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该工程的成功,不只是老城区改造的典范之作,而是推动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

面对吴良镛,城市管理者当思

戎章裕

的政策转变,更推动了从“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成为社会共识。

其实何止是北京?全国许多城市都留下了吴良镛有关建筑设计与城乡规划实践的科学之光。

我们一边欣赏吴良镛的学术成果,一边也听到他对当前古建筑保护和新城建设的直言不讳的批评: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

面对吴良镛不论是学术成就还是城建批评,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都当反思: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城市建设与改造在所难免,但怎样避免城市同质化倾向,保护历史文脉和城市肌理,努力实现“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早在 1999 年由吴良镛负责起草的《北京宪章》,是国际建协成立 50 年来第

一部宪章,其“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获得了世界认可,却未被我们更多的城市管理者所重视、所吸纳;目睹这位耄耋老人这些年奔走在全国各地建设工地去阻止“大拆大建”的羸弱身影,尚有不少地方的城市管理者依然无动于衷、安之若素!当推土机的轰鸣拉开了一些地方所谓的“造城运动”,不是科学家的声音太微弱,而是长官意识过于强大。对此,吴良镛痛切地指出“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这位慈眉善目平日带着敦厚温和笑容的长者批评是如此地不顾情面!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同为北京,菊儿胡同获得了联合国“世界人居奖”,若干年后,则会发生北总布胡同 24 号院“悲催”的事情。

对于城市管理者,吴良镛的热情寄望是,应“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历史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大家都知,他乡愁乡知是很让人感动并且高兴的事,它产生一种亲情,可是他乡遇同乡,哪怕是

不认识的同乡,同样也是很让人感动并且高兴,也会产生亲情的。我就有过这种体会。

话说 1957 年初冬,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组稿,到东北去出差。冬天的东北,那里又远又冷,想到北国风光,真是有点紧张。可是又很兴奋,在火车上只想看出关时看看山海关,看看“天下第一关”那块匾额。

可是到达山海关时已是半夜。火车停下来。我早已全身武装,冬衣裹得严严实实,下车并不觉得很冷。可是我环顾四周,黑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大失所望。我连忙问站在身边的列车员山海关在哪一边,列车员指给我看了,我马上盯住那个方向看,自然还是什么也看不到,却一直看到火车都要开了才上车。我的确是没有看到山海关,但在黑暗中,我的视线应该是

到了那里,也该满足了。第二天中午火车开到沈阳,我穿着冬装走出车站,东北实在并不太冷,我穿着那身冬装倒是出汗了。不过说这话太早,过两天我到哈尔滨,松花江冰封了,我下去要到江面上走走,朋友连忙叫我小心点,我还没有把“我知道了”这话说完,人已经仰面朝天躺在冰上。其实东北很大,各地冷热全不一样。

这次到东北,我到了不少地方,北边到哈尔滨以北的双鸭山。正是在双鸭山,我遇到一位年轻工程师,他是无锡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有好多年了,没有回过南方。他

知道我是上海来的,空了就来找我聊天,把我看做同乡。其实无锡离开上海还隔着苏州呢。不过上海无锡人很多,无锡话和上海话都是江南话,两地人说话互相听得懂。上海菜中引进了不少无锡菜,只是两地口味不尽相同,无锡人偏甜,我在无锡吃

小笼包子就吃不惯,太甜了。那位工程师来找我聊天,十分投机,他还问上海的情况,他是在上海读大学的,对上海不陌生,也很有感情。我看他思乡心切,十分同情,就跟他大谈特谈无锡美景如鼋头渚、蠡园等,谈无锡惠山有名的泥娃娃大阿福。几年不回家乡,又难得有家乡的人来,叫他怎么不想念啊!即使有个不完全是同乡的人,也会亲热得很。

我在东北最后到了图们,到了那里就准备回上海了。那天我在候车室等火车时,跟旁边的人聊天,谈着谈着,我谈起了我上海家中的保姆是满人,过去待在东北,她听说我来东北,特地托我给她带些



这个健身房在威海路陕西路拐角处,现今好像成了三角花园,记得曾建过公共厕所。原来的健身房不大,只备有几副杠铃,大大小小轻重不等的铁哑铃,去练

举重收费多少记不得了,反正不多,要多我就不会报名

山。自觉也不是这块材料,再说练了几天不见肌肉鼓起来,白相一阵就不去了。过一阵在报纸上看到这家健身房的主办人及教练名叫赵祝光(谐音)成了国家级别的教练了,乖乖,有眼不识泰山。

去练了,交了费去不去自便,反正我不是天天去,去了也没人指导,

去练了,交了费去不去自便,反正我不是天天去,去了也没人指导,

去练了,交了费去不去自便,反正我不是天天去,去了也没人指导,

健身房

贺友直 图/文

走街穿巷 忆旧事

其实

黄惠子

其实,当一天疲惫落幕的时候,给我一片晚霞,我就拥有了整个傍晚。

我是这样的容易心满意足。

虽然有时候无论如何也知足。

其实,当一天疲惫落幕的时候,给我一句问候,我就可以扫清所有烦杂,笑逐颜开。

忙碌并不作为衡量情绪的标尺。

一小点的欢喜就足以打败大范围的沉重。

相信!

梯子回去。我这个南方人只知道松子,根本不知道梯子是什么,但答应她说好的好的。直到要回上海了,我才想起这件事。我说昨天一天和今天一个上午到处去买,就是没买到,看来我回上海只好向

我的保姆交白卷了。火车开车时间快到,我于是离开候车室出来上火车。没想到这时候一个人急急忙忙赶来,用上海话快快活活地说:“还算好,赶上,梯子搭依买来了,快点拿过去上车吧!”真的,他捧着一大袋梯子,把它塞给我。原来他刚才在候车室听到了我的话。他从上海来这里工作了好几年,是位老上海,一听到我的话就去办成这件事。我太感动了,忙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不收我的钱,送给我的,赶快上车要紧。就这样,一位上海老乡完成了我的心愿。我从东北带回来一袋梯子。

这些就是在他乡遇到同乡或近乎同乡会发生的事。

闲吟三首 辛

大草原

阔叶一方绿,牛羊万朵云。鞭飞无尽日,蹄落有花茵。

莫尔格勒河

谁人挥彩练,随意绿茵间。最是千般曲,源长不计年。

月夜兰花

月影随身带,幽兰忽又开。春秋都是爱,花语送香来。



饱食即卧生百病,不消成积聚也,食欲少而数,不欲顿多难消,常如饱中饥,饥中饱。故养性者,先饥乃食,先渴而饮。

——南朝·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食诫篇》
陶弘景是南朝齐梁间著名医药学家,著《养性延命录》,为现存最早养生学专著,其理念方法代有传承,成为中医养生学经典。

养生首要的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性。陶弘景说:“虽常服药物,而不知养性之术,亦难以长生也。”
饮食有节是养性延命的重要环节。过饥过饱都有害健康,什么才是进食的理想状态呢?《食诫篇》给出了完美的描述:“常如饱中饥,饥中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食欲少而数,不欲顿多难消”,即少食多餐;另外要“先饥乃食,先渴而饮”,因为“觉饥乃食,食必多盛;渴乃饮,饮必过”。

这样做至少有两益处:一是保护脾胃。脾胃为人体所有生命活动提供营养支持,对维护生机至关重要。二是为全身持续均衡地提供营养,又不过量、壅滞而影响气血运行。

“饱食即卧生百病”,食后即卧,饮食难消,气血痰食积聚而致百病从生,故反复强调“食饮踴踴长生”,“暮食毕行五里许乃卧,令人除病”。



中医印象

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个年代,上海的夜晚没有太亮的灯光,空气也没有太多的污染。只要是晴朗的夜晚,抬头总能看到满天的繁星。印象最深的,是在乡下外婆家的夏夜。入夜后,外婆总是将竹床支在老屋外的场头上,然后摇着蒲扇,开始给我讲她那些古老的故事。看着头顶那如牛奶般流动直下三千尺的银河,年幼的我,第一次被这种美给震撼了。从那时以后,追逐浩瀚星空,留住美妙瞬间,一直是我的梦想。

随着城市化进程,我们在改善生活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虽大力建设夜光保护区,却因经济发展的挤压,面积越来越小,很多地方甚至已经绝迹。上海的夜晚越来越亮,加上雾霾的肆虐,百分之七十的夜晚我们看不到星空,有的夜晚也只能看到几颗亮星,能看到完整星座形状的夜晚更是少之又少。所幸现代数码相机摄影技术飞速发展,我们可以用手中的相机留住那些美妙的瞬间,唤醒人们对保护自然、保护地球的意识。

目前最先进的数码相机,高感下的成像质量突飞猛进,感光度 ISO6400,甚至 10000 都能实现高质量的成像,这

相当于以前胶卷时代 128 倍的感光能力!很多人的摄影观念,是把看到的记录下来,而我希望让不可见成为可见,这也成为我在摄影创作中的一个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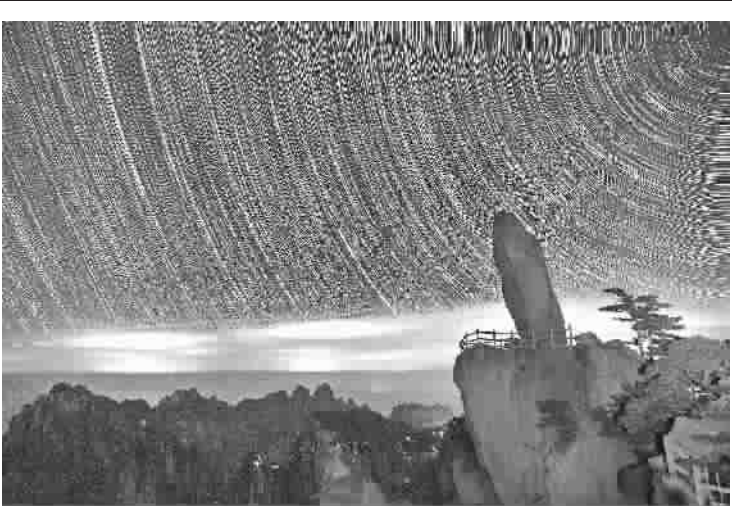
每当城市在夜幕里慢慢入睡,我就登上了城市的制高点。几百米高空的风给拍摄带来不小的麻烦,设备必须要仔细固定。更令人头痛的是城市灯光在城市景观灯光在美

化这座城市的同时,也使星光黯淡下来,肉眼只能看见为数不多的几颗亮星。这时,不得不依靠短时多次曝光。最终我累计了 140 分钟的总曝光时间,终于将城市和星空结合在一起。

在流星雨的季节,我又来到了滴水湖。这里东朝大海,光污染很弱,预报的流星雨即将在那里发生。我早早地来到之前选定的地点,架好设备,静等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这天游人不少,一些情侣支起帐篷,享受着浪漫时光,周围海风徐徐,各种昆虫的鸣叫声不绝于耳。随着人们的惊呼声,期盼已久的流星雨如约而至,一颗颗流星划过天际,留下片片美好遐想,一组“我们一起去

看流星雨”的照片诞生了。

为了追逐更纯净的星空,我也去过



■ 星空飞来石

沙漠,去过名山大川。记得有一次去黄山,下午赶到山门,乘坐缆车上山,直奔飞来石,赶在天黑前选定地点,然后坐等夜幕降临。

追逐星空必然伴随着孤独。星空下,独自与宇宙对话,思索生命的奥秘,探索未知的世界,当然还有记录下的相片。三百多年前,一位叫康德的老人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

西能震撼我们的心灵——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如果你想探索这份永恒,选个无月又晴朗的夜晚,带上你的相机,去野外记录下浩瀚的星空吧,留住那份摄人心魄的美。

捕捉不同工种劳动者的笑容,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影像背后的故事